

海路的跋涉

郑成钟 著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海路的跋涉

郑成钟 著

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海路的跋涉

作 者：郑成钟

封面设计：黄珍燕

校 对：杨 华

出 版：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香港置富花园八座二十三楼 C 座

电 话：28757556 传 真：25380700

发 行：利源书报社有限公司

电 话：23818251 传真：23971519

承 印：福州晋安区联友印刷厂

地 址：福州市福马路五里亭 46 号

规 格：787 × 1092 毫米 16K 20 印张 661 千字

版 次：2011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

国际书号：ISBN 987 - 988 - 99126 - 3 - 5

定 价：港币 66.00 元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目 录

一、楔子	(1)
二、弃学从军	(4)
三、海校苦舟	(8)
四、新婚燕尔	(13)
五、辛亥逍遥	(16)
六、母子情深	(19)
七、“肇和”夺舰	(22)
八、南下护法	(27)
九、璧光遇刺	(31)
十、梦醒巴黎	(35)
十一、愧对亡妻	(38)
十二、同心报国	(40)
十三、世英改名	(45)
十四、闽兵被逐	(49)
十五、沪队独立	(53)
十六、据有闽厦	(59)
十七、浏河助战	(63)
十八、砥中殒命	(65)
十九、为非作歹	(69)
二十、“中山”事变	(74)
二十一、瓜山截击	(77)
二十二、与孙周旋	(80)
二十三、海军易帜	(83)
二十四、江上遇蒋	(86)
二十五、北舰南袭	(89)
二十六、海军清党	(94)
二十七、巡防击敌	(97)
二十八、介石下野	(99)
二十九、龙潭大战	(103)
三十、西征讨唐	(110)
三十一、海统受挫	(114)
三十二、西征伐桂	(121)
三十三、中苏海战	(127)

三十四、密谋反蒋	(130)
三十五、苦心造舰	(139)
三十六、“沪战”之耻	(145)
三十七、弹劾海军	(149)
三十八、“海空”大战	(155)
三十九、江海军争	(157)
四十、整顿海军	(161)
四十一、南北兵变	(164)
四十二、镇压闽变	(172)
四十三、海大风潮	(182)
四十四、铨叙风波	(188)
四十五、蒋回溪口	(193)
四十六、出使英伦	(196)
四十七、汉奸泄密	(199)
四十八、泪洒江阴	(206)
四十九、谋炸“出云”	(212)
五十、兄弟阋墙	(215)
五十一、欧阳被毙	(217)
五十二、长江抗击	(222)
五十三、师俊殉国	(230)
五十四、水雷游击	(233)
五十五、秋浦遇袭	(239)
五十六、艰难岁月	(244)
五十七、整建月刊	(251)
五十八、田萨谈兵	(254)
五十九、闽海抗战	(258)
六十、梅戴勾结	(264)
六十一、空名接收	(267)
六十二、抗命巡台	(274)
六十三、解甲归田	(278)
六十四、拒受赠金	(281)
六十五、倒桂失败	(284)
六十六、收复群岛	(289)
六十七、“重庆”举义	(292)
六十八、投向光明	(297)
六十九、黄花晚节	(307)
七十、魂归故里	(312)
后记	(314)

一 楔 子

一八八九年十月七日,即清光绪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大雨倾盆。福州南郊胪雷村一间小房里传来一阵阵婴儿啼哭声,“喔哇——!喔哇——!喔哇——!”哭声清脆、响亮,盖过了哗哗的风声、雨声,在空旷的村野里传得很远很远。

“谁家的孩子哭得这么大声?”有的村人问道。

“你不知道?伊黎家刚生了个大胖儿子。”有知情者回答说。

胪雷村在福州南台岛东南部乌龙江畔的胪峰山脚下,这里山岚水色,风光秀丽,古人曾有胪峰八景之说,即:胪峰晓雨、鱼屿晴烟、虹桥夜月、黄陇春耕、螺江渔唱、埔村晚牧、瑞岭樵歌、龙溪瀑布。每一景都是一幅田园风光图。一条玉带般的河浦环绕着村子,河浦两岸绿树婆娑,田野里种满了茉莉花,叶子青翠欲滴,花朵儿灿白如玉,散发出袭人的芳香,让人心旷神怡。这些茉莉花是当时城门一带茶商窖制上等茉莉花茶的好原料。几座小山峰连成的天马山耸立村后,似一匹腾飞的天马,村街两旁农屋栉次鳞比,屋顶阳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鲜花,村中店号林立,市肆繁荣。可惜,现在的胪雷村已成了福州火车南站,这些优美的景色和美丽的茉莉花都已不复存在。

胪雷村几乎都姓陈。据《胪雷陈氏宗谱》记载:胪雷陈氏始祖第三世复公在元末年间由福州城东易俗里迁居胪雷,迄今已有六百多年了。在这块土地上,近代曾孕育出一文一武两个著名的人物,文的是著名数学家陈景润,武的就是原国民党海军部长、海军一级上将陈绍宽。一文一武,前后辉映,给胪雷村平添了一份别处无法企及的光彩。陈氏族分六支,陈兆雄是第五房,在族谱“世必昌朝燕”中属“世”字辈,故谱名“世盘”,大名咏题,福州方言俗音“伊黎”。伊黎早年在伯父开的杂货铺谋生,后来和他的弟弟陈兆汉一起投入清北洋水师帮统海军宿将福州人萨镇冰舰上当兵,由于勤谨守纪,官长把他提为把总,月饷十四两银子,家道由此逐渐富足起来。只是家中男丁不旺,年过四十还未有子嗣,妻子虽多次怀孕,却都未产成,伊黎心中十分懊丧,久而久之成了一块心病。

天空中,一大片狂涌的乌云往一大片奔腾的白云撞去,两块云团缠在一起,互相撕扯着,撞击着,接着,响起轰隆隆的雷声,一道闪电在天上炸开来,似把银河炸开一道裂缝,密集的雨哗哗啦啦地往地上倒个不停。村里的人都说,这是乌龙和白龙在打架,龙停在村子上空吐水哪,不知是吉还是凶哩。确实,这都快入秋了,还下这么大的雨,少见呀。

妻子怀孕,伊黎请假在家,闲着无事就帮助伯父整理店务。这时,只见一个村里人披着蓑衣从密集的雨帘中匆匆跑到店里告诉他说,他妻子肚子疼痛得厉害,怕是要生了。伊黎赶紧结束手上的事情,从那人手里接过湿漉漉的蓑衣往身上一披,不顾道路湿滑,冒着大雨往家里一溜小跑赶,他担心妻子没人照顾会发生危险。赶到家里,妻却还没生,只是肚子疼得厉害。伊黎早前和村里的接生婆打过招呼,接生婆知道伊黎忙,听到动静,已早早前来在屋里忙着了。妻子的肚痛得更厉害了,接生婆对伊黎说:“怕是要生了,你赶快去烧盆热水候着,等一下要用。要干净点。”伊黎急忙走到厨房,往灶里塞柴草,由于心情紧张,划了几根火柴都没点着。他的心咚咚跳着,手往灶里塞柴草,耳朵却尖起来朝着里屋。妻的呻吟声一阵紧似一阵,像冰雹敲在他心上。他赶紧舀上热水向里屋走。接生婆说:“热水给我,你不要进来,生孩子很秽的。”伊黎只好把热水盆交给接生婆,心里七上八下地在外面焦等着。突地,妻似母狼般嚎叫了一声,声音渐渐微弱下去。他心一抖,赶紧三步并两步地往里屋走。刚到门口,就听见从屋里传出小孩明亮的啼哭声,那声音如小溪流水,哗哗地流过他的心中,让伊黎感到十分快意。

“恭喜了,伊黎,生了个胖小子。母子平安。”接生婆从屋里笑呵呵地对喘息未定的伊黎大声恭贺说。伊黎赶紧从身上掏出一个预备好的红纸包往接生婆手里塞,接生婆推让说:“哎呀,都是厝里人,拿什么钱呢?”伊黎笑说:“拿着吧,讨个吉利。”又说:“你歇会儿,我去煮碗太平面给你吃。”接生婆接过谢礼,喜滋滋地说:“不要了,还有一家等我去接生呢,等你办满月酒时再来讨扰吧。”说着,谢过伊黎走了。

这时,天亮起来,雨早停了,天空显得清新高远。鸟儿在树上嘹亮地歌唱,一只喜鹊飞到屋前的龙眼树上嗒嗒地叫个不停。伊黎走进有点昏暗的里屋,坐在床沿上,喜孜孜地看着汗渍未干、显得疲惫而又幸福的妻子。他悄悄掀开一角被子,看见一只小猫儿似的肉团在动,小家伙闭着眼睛,手舞足蹈哇哇哭着。伊黎小心翼翼地、轻手轻脚地摸摸儿子粉粉嫩嫩的额头,对妻说:“长得像你哩。”妻子无力地笑着,对伊黎轻轻说道:“那倔脾气像你哩,在我肚子里踢呀蹬呀,我还怕又跟以前那样难产呢,还好祖宗保佑,

平平安安生了。你去做点什么东西给我吃吧，我肚子空捞捞的。”伊黎抱歉说：“哎哟，只顾欢喜说话，倒把这事给忘了。我早炖好了鸡汤了哩，只要热一热很快的。你等一等。”伊黎替妻子掖好被子，到厨房热鸡汤、烧水，他按福州做月子的风俗，做了一碗热腾腾香喷喷的鸡汤线面端到里屋。妻慢慢地吃着线面，一边对丈夫说：“你看孩子起什么名字好？别跟别人叫阿猫阿狗地，难听死人了。”伊黎想了想说：“这事过些日子再说吧，不急嘛。”妻说：“还是早点起了好。”伊黎说：“那也好。按族谱呢，属必字辈，叫什么？我看这事等两天时间宽了我去请教一下村里的私塾先生吧。你先吃吧，面凉了不好。”妻子听伊黎说得有道理，也就不再坚持。

领里亲友听说伊黎老来得贵子，都拿着鸡蛋、鸡、酒来向伊黎贺喜。伊黎一一收下并谢了。

过了几天，伊黎安顿好妻子，就到村里的私塾去找先生给孩子起名字。私塾先生是同族的一个前清秀才，叫陈依崧，写得一手好文章，毛笔字也很漂亮，就是人有点呆板。听了来意，他在屋里踱着方步，沉吟着，又从书架上翻了好一会儿，什么《左传》、《诗经》、《康熙字典》呀，最后捧着屈原的《楚辞》，沉思良久，才用纸笔写下：陈绍宽，字厚甫，谱名必瑾。他摇头晃脑地解释说：“绍是接续、继承的意思，宽呢，是宽阔、宽裕、富裕，就是说这孩子将来会接续陈家的香火，生活过得宽裕。这字呢，当然要和名对起来。厚，也就是宽，厚道，待人好，不刻薄；甫，是男子美称，圣人孔夫子即字尼甫，必是你们陈家族谱的辈份，瑾是美玉，《楚辞·九章·怀沙》中有句‘内厚质正兮，大人所晟。怀瑾握瑜兮，穷不知所示’。希望这孩子将来内厚质正，早成大器，并有如玉美德哪。”私塾先生引经据典解释了一通，伊黎毕竟没念过什么书，只听得一头雾水。不过有一点他明白，这先生学问渊博，人老实，又是自家同族，给孩子起的名字错不了。于是他谢了陈依崧，一路快活回家，把陈依崧给孩子起的名字对妻说了，中间还夹杂着些对陈依崧解释的解释。妻子听了也很欢喜。两口子宝贝似地小心抚养孩子，那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光亮敞实起来，都觉得有了奔头。

陈绍宽稍稍大些，母亲“以能知洒扫应对就开始教以识字”，同时教他做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因为她是螺洲乡人，螺洲是知名清官陈若霖的家乡，文风鼎盛，她幼承家教，知书达理。陈绍宽跟着母亲读了些启蒙的书，如《三字经》：“人字之，性本善。性相近，心相远。教之道，贵以专。……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学。……”《千字文》：“罔谈彼短，靡恃己长。……德建名立，形端表正。空谷传声，虚堂习听。祸因恶积，福缘善庆。……”《弟子规》：“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势服人，心不然，理服人，方无言。闻誉恐，闻过欣。直谅士，渐相亲。不亲仁，无限害。小人进，百事坏。”等等之类的，陈绍宽从这些启蒙书中受到启迪，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母亲还给他讲些小故事，什么牛郎织女呀，梁山泊祝英台呀。但陈绍宽更喜欢听评话先生讲《岳母刺字》，《武松打虎》，《乾隆下江南》，《火烧少林寺》呀等，他听得入迷，尤其是对发生在马尾的中法马江海战故事，何璟、张佩伦的昏聩，许寿山的冒死奋战，林培基率带十三乡民众奋起抗击，更使他心驰神往。他甚至于幻想长大了，也要像许寿山那样，带着大兵舰把洋兵洋舰打得稀里哗啦。

十岁时，父母送他到村里的私塾读书。他是个懂事的孩子，早晨早早起床，洗刷过后，喝口开水，就挑上两只小木桶到附近人家家里去挑泔水。回到家，帮母亲喂过鸡鸭和猪，洗手吃过早饭，拿上书包匆匆跑去上学。私塾教的是四书五经，他认识了许多字，并学练得一手好毛笔字。

转眼四五年时间过去，陈绍宽已是风神俊逸的少年，私塾狭小的天地已盛不下他渐渐充实的头脑和日益发达的体魄，乡间的闭塞和落后，在在给他一种说不出的苦闷，他变得愈来愈沉默寡言，做母亲的当然看得出儿子的变化，她知道丈夫当海军，自家一个人既当郎爸（父亲）又当郎奶（母亲），忙里忙外团团转，虽然丈夫有时寄些钱回来，但家里的开销也渐渐大起来，她不可能给儿子很好的物质条件，儿子简直是在乡村的泥巴中滚爬着长大的。可儿子性子倔，懂事，从不提什么非份的要求。生在乡间的庄稼人，平日里除了在地里劳作谋生外，只有当兵和读书两条路还有望将来能有个发达。福州是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福州人当兵多是去当海军，因为海军的薪水高，一人当兵吃饷，全家不愁无粮，但海军的等级十分严格，提升也不容易。就像陈绍宽他爸，当了十多年海军的兵，至今还是个少尉管轮，况且陈绍宽的身子单薄，年纪也还小，当兵苦，大洋上风大浪急，死活不定，漂泊无所，叫她怎么也放不下这份心。还是送他到福州城里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吧。她从村里在福州城里做事的厝里下人那儿打听到，洋人在城里办了好几所洋学堂，从那些洋学堂读出来的学生不怕没事儿干，而且还多是谋到邮电海关等好缺，金的饭碗打不破。送到城里去读书，家里也有个明眼人，将来出来做事，稳稳当当的吃口饭，不要担惊受怕过日

子。可是陈绍宽死活不去,他不知为什么认为洋人坏,老欺侮咱中国人,说为什么我们自家的学校不念,却非要到洋人的学堂去念什么洋书呢?母亲流着泪劝他,甚至于苦苦地求他。陈绍宽是个孝子,他知道母亲叫他到洋人学堂念书,纯粹是一片好心,普天下哪有母亲不为儿子好的呢?他不好忤逆慈母为儿子前途着想的一番深情爱意,只得勉强答应下来。

一九〇三年的秋初,由陈伊黎托海军耆宿萨镇冰保荐,十四岁的陈绍宽穿着母亲亲手做的蓝布长衫,脚上是母亲做的圆口布鞋,跟着在城里做事的厝里人到福州洋人办的格致书院读书。这天,母亲早早起来,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太平面,让陈绍宽吃过,拿来一个旧樟木箱子,里面放几套干净的换洗衣服,送儿子上学。她站在村口的大树下,心里既高兴又难过,边抹泪边替儿子抻平衣裳,掸去灰尘,千叮万嘱的。陈绍宽只有频频点头。其实,他虽然不喜欢到洋学堂去念书,但他对能有机会到福州城里去还是很高兴的,此刻,他的心早已飞到那陌生而又神秘的城里去了。这一去,有如蛟龙入海,陈绍宽整个一生的历史就从这儿开始了。

二 弃学从军

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闭塞的国门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了,福州被迫辟为五口通商的口岸,美英传教士捷足先登,来到福州传教布道,开办学校,福州成了帝国主义进行文化侵略的据点。美国教会组织美部会在福州于山北麓的城内观巷创办了格致书院。书院设主理(即校长)一人,教员由美部会委派,课程以《圣经》为主,学生入学后,必须诚心诚意地参加礼拜,态度稍有不恭,就要被罚站立或受到责骂。每天餐前都要祈祷默念,以时刻不忘“一切皆由主赐”。各学科中,英语科教学时数的比重最大,任课教员都是地地道道的传教士,发音十分准确。陈绍宽虽然对洋人十分反感,对《圣经》上关于神创造世界呀,亚当夏娃偷吃禁果呀不感兴趣,更厌烦每天饭前那令人反感的祈祷默拜,而且那些爱摆阔气的“金苍蝇屎肚”的富家同学,每每欺侮他衣着朴素,家道贫寒,总对他说些难听的话,他更是怒无处发,真想不念这个鸟书了。但他一直记着母亲的叮咛,在书院里勤奋学习,学业成绩年年优异,令同学们刮目相看,既羡慕又妒忌;一个美籍教师华师姑对他深为赏识。

华师姑年过花甲,虽是美籍教师,却没有一般洋人的傲慢、自大。她为人和善,对中国学生没有偏见,尤其对勤奋学习的陈绍宽十分爱护。她认为陈绍宽聪明、刻苦,有一种旁人没有的执着气质,虽然陈绍宽的英语一时跟不上,但这是正常的现象,试想一个刚刚接触外国语言的中国乡下孩子,怎么能要求他一下子口语就说得跟外国人一样准确流利呢?因此,她叫陈绍宽每天下午下课后,到她那里去,让她给他“吃小灶”,补习口语。陈绍宽对华师姑十分尊敬,她学问好,人品高,从不摆洋教师的架子,对学生的提问总是耐心解答。陈绍宽常常到华师姑住的小屋去,求教些课堂上不好提问的问题。

有一次,他问华师姑:“师姑,为什么神也会做恶呢?”

“罪过,罪过,神是永远为善的。”华师姑回答说。

“那为什么耶和華要杀死埃及的所有牲畜呢?”陈绍宽又问。

“因为他是希伯来人的神,他要保护以色列的利益。”华师姑答。

“牲畜都死了,埃及人不是要挨饿吗?这能说不是做坏事?”陈绍宽说。

“这……”华师姑无法回答。只好说:“这世上总是有人要挨饿的,不是神的恶。”

又有一次,陈绍宽问华师姑:“神为什么要用洪水淹没大地呢?”

华师姑回答说:“为了消灭地上的恶。”

“那为什么又用方舟把每样恶都留下一对而不让恶绝种呢?”

“这……”华师姑又是难以回答。

这类希奇古怪的问题,对《圣经》简直有点儿讽刺和亵渎,要是让其他规矩正统的传教士知道了,不罚你跪着忏悔才怪哩。然而华师姑却不但不容忍,而且还颇惊异于这位中国少年独特的思考和大胆直率。陈绍宽不但学业好,且十分勤快,一有空就帮华师姑栽花剪草,拾掇房前那一小片儿花圃。华师姑每月给陈绍宽二三块“工钱”。从农村出来的孩子懂得节俭,不乱花钱,因此,陈绍宽除了交伙食费外,每月还可剩下几角零用钱,这样,就减轻了家里的负担。

华师姑有个侄女,从小跟着她长大,她比陈绍宽稍小点儿,但早显出少女成熟的风韵,瀑布般的金发,有点淡蓝色的眼睛,发育得日渐丰满的胸脯,高挑的身材,活泼美丽,亭亭玉立,有如华师姑房前花圃里那盛开的玫瑰花。她对这位常常到家里向师姑请教问题的英俊、聪明而又勤快的中国少年,颇怀好感。师姑和陈绍宽谈话,她常常热烈地加入。有次还和陈绍宽争得面红耳赤。陈绍宽心里也很喜欢这位开朗、爽快而又美丽的姑娘。下了课,他喜欢从学校南坡爬上于山,躺在大榕树下的石板条上,拿着一本书静静地看。阳光从树叶的缝隙筛下来,绿荫荫的,像一枚一枚圆圆的金币。四周一片静谧,只有风和树叶的喃喃低语。然而,这静谧常常被姑娘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所打破。陈绍宽有点恼,他喜欢静,除了华师姑,他很少与人交往;但这姑娘委实没有任何恶意。她是实实在在地喜欢上这位勤奋聪明的中国少年。陈绍宽无可奈何地爬起来,跟着姑娘满山乱窜。山脚的白云寺,山中的威公祠,祠附近的平远台,醉石亭,蓬莱阁,吸翠亭,鳌顶峰,丹井,白塔寺,白塔,补山精舍,大士殿,等等,都留下了他们快乐而匆忙的足迹。姑娘对于山赞叹不已,她蹦蹦跳跳地一路上边走边向陈绍宽提问个没完没了,如威公祠里的塑像谁?醉石何以得名?仙人井是谁挖的?于山为什么又叫九仙山?九仙是谁?为什么会住在这里?等等。陈绍宽就耐着性子把从老辈人那里听来的有关故事搬说一番,有时他也不大懂,就随便说一通,

她居然听得津津有味，全神贯注，一副神往的样子，还对着戚公祠里的戚继光塑像大画十字，探着身子去看仙人井的深浅，从这块石头蹦到那块石头，一副其乐陶陶开心极了的模样，可爱极了。

这样的生活过了两年，虽然陈绍宽对《圣经》为主的课程越来越不感兴趣，特别讨厌每饭前的祷告仪式，但他不敢辜负了母亲的一片期望之情，出了洋学堂，海关邮电任你选，毕竟还是有吸引力的。可是，这年发生的一件事，却促使他放弃学以致经济之道的想法，决心走以军救国的道路。

当时，美国与清政府续订华工禁约，排斥和虐待旅美华工，激起中国社会各界的反美爱国运动。上海教会学校的学生首先提出抗议，呼吁各省学生起来支援。福州英华学校学生率先响应，公推庄考文、游燕卿、林衡可、谢子廉、翁安石等五人为代表，向监学刘星轩陈述理由，刘星轩深表同情。教员林幼丞代学生草拟了抗议书，要求该校主理高智转约美国领事来校接受学生面递抗议书。高智见学生闹事，恐事态扩大于己不利，匆匆往美领事馆向领事汇报。美领事听后怒气冲冲拍着桌子，训斥高智“教育无方”，令高智“严惩闹事学生”。高智在华日久，知道激则生变，越压越糟，他对美领事建议：只能采取欺瞒手段，先稳住学生，同时收买学生中的不同意见者，分化瓦解，时间一久，学生自然热度下降，事情也就好办得多了。美领事见高智说得有理，同意采取缓兵之计，就同高智一起到了英华学校，满面笑容地接过学生的抗议书，对着台下黑鸦鸦一片攒动的学生，装出一副替学生着想的长者风度，假惺惺地对学生们说：“你们关心在美国的华工，这种心情我可以理解，他们毕竟是你们的同胞嘛。但我郑重告诉你们，美国是个民主国家，美国政府对包括华工在内的所有外国工人，均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华工们在美国过得很好嘛，那么多人不远万里跑到美国去干什么？还不是想要在美国过好日子？我们美国人对中国一贯是友好的，就说办学校吧，没有美国办的学校，你们有机会受到这么好的教育么？”他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满口是教训中国人的口气，把台下的学生更激怒了。学生们喊道：“我们不听你的，我们只要你把我们的抗议书转电美国政府，要求取消非法禁令，恢复华工的地位！”学生们一致起哄，嘘声四起。美国领事狼狈不堪，只得答应学生们的要求，说：“好吧，我把你们的意见转告敝国政府，两星期后答复，你们等着吧。”说罢，气冲冲地走了。学生们欢呼着，为斗争的胜利而兴奋不已。

过了两个星期，学生们并没有接到美国领事的答复。问高智，高智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愤怒的学生们觉得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于是，商定开展罢课斗争，举行示威游行抗议活动。由庄考文等代表前往格致、三一等书院邀请学生参加示威游行，以壮声势。谁知代表们刚刚抵达格致书院，见到学生陈书观，即被发现。格致学校主理何乐益带了教员绕卫礼等一批人赶往教室，不准代表们“煽动闹事”。庄考文等据理力争，惹恼了何乐益，喝令将代表们捆绑起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声称不供出幕后指使人，休想走出格致一步。代表们坚决不说，何乐理拍着桌子，声色俱厉地说：“好，好，你们不说，我已跟你们高主理通了讯，他一会儿就来，你们就在这黑屋子里喂蚊子吧。陈书观，你这混蛋，好好的书不念，也跟着闹事！”他狠狠扇了陈书观一耳光，喝令：“也给我捆起来，饿他几餐，写出悔罪书再说！不认罪就送警察局！”

陈书观是陈绍宽的好朋友，他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当华姑娘把学生代表的事气喘吁吁地告诉陈绍宽时，陈绍宽吃了一惊。他急忙跑去找华师姑，想求她设法让何乐理放了陈书观和英华的庄考文等人。

“华师姑，你想想办法吧，书观他们是无辜的呀！”陈绍宽恳求华师姑说。

华师姑皱着眉头说：“恐怕何主理不会听我的话，这个人做事一向很自主的，而且据我所知，美国外交部还训示领事馆对学生闹事要坚决处理，决不手软！领事很生气，要教会学校各主理严加管束自己学校的学生。所以何主理态度一定会强硬的。不过，我跟何主理认识很久了，试试看吧。”

陈绍宽感激地对华师姑说“师姑，真太谢谢你了。让我跟你一起去吧。”

华师姑点点头：“好吧，何主理平日里常常对我称赞你，说你是全校第一勤奋用功的学生，将来一定送你到美国深造，前程大着哩。不过，你说话千万小心，不可惹怒了何主理。”陈绍宽点头答应。

没料到，华师姑话还说完，何乐理就发火了，他板起面孔大声责备华师姑说：“密斯华，你是美国人，怎么竟帮这些野蛮的学生开脱？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这要让领事馆知道了，恐怕你我都不好交待。不杀一儆百，我们以后还怎么办？”

华师姑说：“这事也不能全怪学生，他们对华工的事其实并不了解。华工确实很惨，但那是政府的事。我们学校就是搞教育的嘛，把他们关起来，别的学生找不到他们，一定要来交涉的，他们的家长也会出来支持的，事情闹大了，对我们有什么好处？”

陈绍宽扑咚一声跪在地上，他手按在《圣经》上面，恳求何乐理：“何主理，你放了他们吧，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我以《圣经》起誓，书观他们以后会好好地念书。”

何乐理气昂昂地站着，满脸肃杀之气，他抻抻本就熨得平平整整的西装，拉拉系得松紧得体的领带，鄙屑地望望跪在他脚下的这个矮小的中国学生，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傲慢地说：“好呀，放他们容易，你只要让他们悔过认罪，保证以后不再闹事，并交出幕后指使人就行，这，你办得到吗？”他脸朝天上，满脸冷笑，见陈绍宽许久不吭声，就说：“办不到是吧？我看你也没有那份能耐！密斯特陈，我看你还是安分守己，好好念你的书吧，犯得着把自己大好前程拿来作赌注么？实话告诉你吧，我看你平时肯用功，赏识你，是为了你将来好好替我们做事，而不是闹事！一个穷学生，别不识抬举，不然，我随时都可以开除你们！去吧！”

陈绍宽心中的一座塔楼轰地一声倒下了，五彩缤纷的幻想顷刻间灰飞烟灭，只有漫天飘舞的碎片让他感到窒息和难受。自家平日自慰并自傲的神圣东西，给何乐理彻底打了个粉碎！他心里空落落的，木然站起来，向何乐理机械地鞠了一躬，步履沉重地走出主理室。

这时，校外传来学生们高呼口号的声音：“不准扣押学生代表！”“马上释放被关押学生！”“取消禁令，恢复华工合法地位！”

警卫礼慌里慌张跑进来，话不成句报告：“何主理，外面…学生要…进来…要求放…放人……”

何乐理也有点慌乱起来，外校学生如果真地冲进来，谁还听他的？怕他的？他命令警卫礼：“快，快，通知政府衙门，请他们派兵来保护学校，哦，不不不，叫高主理来，赶快把他那些学生领回去。你先去把他们放出来！”他语无伦次，刚才的威风像只放了气的皮球，一下子瘪下来。

高智遵命去把庄考文等人押回英华，他也跟何乐理一样，强迫学生认罪，并下令停止膳食供应，以示惩罚。并威胁说：“如不认错，统统开除学籍！”高智的高压手段更加激怒了学生，林鼎章、侯德榜等人主张全体退学，以示抗议。但王求定、陈茂安等人则提出反对意见，说：“你们退学不要紧，我们还要指望将来谋个铁饭碗哩。我们不退！”大家说：“你们该不是吃了高智的什么洋奶吧，一点中国人的味都没有！”

王求定说：“其实你们何苦为了十万八千里外不相干的什么华工事情跟自家过不去呢？你说我们吃洋奶，你们不也在吃吗？雪桧（臭虫）不知自身臭！”

侯德榜说：“别罗嗦，你们退不退学？”

王求定和陈茂安齐说：“我们不退。我们还要劝别的同学也不要退。”

“别跟他们罗嗦，走，找高智去。”众人说。

后来，有人仿照“声律启蒙”作了对句讽刺王求定（福州中亭街人）和陈茂安（福州下渡人）：“中对外，甘对苦，求定对茂安，中亭对下渡，民贼对汉奸，欺中国，媚番邦。邮局海关吾所愿，份单执照我独贪。”一时传颂福州坊间。

再说陈绍宽受了何乐理的训斥和奚落，心里难受极了，愧恨、无奈、愤怒，如太平洋的潮水在他胸中汹涌澎湃。自己平日真是瞎了眼，只知埋头读书，幻想着日后能谋个好差事做。殊不知人家培养的只是服服帖帖的洋奴才！他万箭穿心，心里在对自己千万遍地喊着：“你只是个奴才！你只是个奴才！你只是个奴才呀！”他哭了，哭得好伤心。同时，他的心里有另一个更强大的声音在呐喊：“我不是奴才！我不是奴才！我决不当奴才！”两个声音在他心中打架，像刀剑杀来杀去，打得他的心好生疼痛。他沮丧地走出校园，在旗下街漫无目的地走着，如一只被拔了毛的公鸡，低头弯腰，满脸是泪。往日感到亲切可爱的街景，此刻却是那么地破败，毫无生气，那匆匆而过的行人，面黄肌瘦，眼里没有快活的光芒。疲蔽的国家，穷苦的民众，这靠谁去改变？忽然，他记起，前不久看到报上登着一则消息，说是江南水师学堂要招考插班生。当时，他对这则消息并不在意，一心只想着在洋学堂念好书，毕业后在邮电或海关谋个好差事，将来平平安安地过日子，好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现在，美丽的肥皂泡破灭了，冷酷的现实把他推到了生活的十字路口。一个念头闪电般照亮了他的心扉：中国之所以在甲申（一八八四年中法马江海战）、甲午（一八九四年中日黄海大战）两次战争中失败，都是因为海军力量太薄弱了。弃学从军，当海军去！但如何去跟母亲说呢？善良的母亲望子成龙，她要得知自己好好的洋学堂不念，跟父亲和叔叔那样也去当海军，在大海里风浪中用生命去博口饭吃，该会多么伤心呀！可是，国不强，家何安？人何处？拼着捱顿打骂，也要说服母亲让自己去投考水师学堂。

回到学校，华姑娘一见就一把拉住他，说到处找他不见，师姑正等他去谈话呢。

陈绍宽跟着华姑娘来到华师姑住处，华师姑仍是一脸阳光般慈祥的笑容，她安慰陈绍宽说：“密斯特陈，不要把今天的事放在心上，事情过去了，以后好好念书就行了。何主理那里，我会去替你疏通。”

陈绍宽正想把自己弃学投军的决定告诉华师姑，华师姑却用手势阻住了他，说：“密斯特陈，不必说了。来，今天是琼的生日，你难道不想让她快活快活吗？”

琼就是华姑娘。这时她红光满面,早已伶俐地铺好洁白的桌布,摆好刀叉,端上一块大大的奶油蛋糕。她羞怯地看了陈绍宽一眼,低下头,点燃了生日蜡烛。

陈绍宽满腹心事,毫没察觉姑娘含情脉脉的眼波,直到华师姑说:“来,为琼十六岁生日祝福。”陈绍宽才反应过来。

“对不起,琼,Happy birthday to you.”陈绍宽说。

琼抬起娇羞的脸孔,长睫毛下的眼湖里泛着泪花,她温柔地微笑着,像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姑娘般,脸上荡漾着幸福的光辉,一口气把生日蜡烛吹灭。她把蛋糕切了,然后将那块最大的上面写有“乐”字的装盘递给陈绍宽:“陈,祝你快乐。”她是那么诚恳,那么温柔,声音里满含着深深的情意。十六岁,花的季节,美的季节,情窦初开,满室温香。可奔放多情的外国姑娘射出的丘比特之箭,并没有击中这位中国少年的心。

陈绍宽一边慢慢地吃着蛋糕,一边想着该怎么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华师姑和琼姑娘。他知道,她们是真心对他好,真正关心他,爱护他。琼更希望他将来能到美国去深造。他知道自己带给她们的将只有失望。但他不愿不辞而别,那将在她们心里留下永久的伤痕。考虑再三,他终于还是硬着头皮说了。

琼和华师姑刹那间有点惊呆了。琼更是震惊,泪水扑喇喇往下直掉。华师姑默然不语,欢乐的气氛顿时凝结成冰块,房间里只有琼低低的哭泣声,像只哀伤的鸟儿在寻找栖息的窠臼。

陈绍宽艰难地站起来,推开了窗户,风带着外面的热气吹进来。陈绍宽不知说什么好,他只能久久地注视着窗外于山上那郁郁葱葱的榕树,巍然耸峙的白塔和隐设在树石间的庙宇,心里那投军的念头更加坚定了。

陈绍宽终于离开了格致书院。他把自己的辞学报告送到何乐理办公室。何乐理似乎不认识似地看着这个并不怎么壮实的中国穷学生,漫不经心地瞟了一眼桌上的报告,嘲弄地问道:“真要辞学?”

陈绍宽坚决地答道:“是。”

“难道你不想去美国?”何乐理逼问道。

“想。”陈绍宽老老实实答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辞学?”何乐理再问口气有点严厉。

“我无法再在培养洋奴才的学校呆下去了!”陈绍宽涨红着脸大声喊道。

“你……”何乐理想不到陈绍宽会这么说,他本想大发一通脾气,但他马上抑住了。这个趾高气扬的美国绅士终于有点明白了,为了中华民族的自立和富强,面前这个中国少年愿意放弃大好的前程去为那遥远的理想而吃苦。在决心这么做的人面前,他发再大的脾气也无济于事,且只会自取其辱。他只好咽下一口口水,无力地挥挥手,沮丧地陷在沙发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华师姑和琼姑娘送陈绍宽到书院门外的大榕树下,华师姑站着了。她慈祥地在陈绍宽额头轻轻吻了一下,说:“孩子,我知道你不会错,你会有出息的。好好努力吧,千万别中途放弃。上帝保佑你。”

陈绍宽眼里闪着泪花,感动地说:“师姑,这两年多亏了你的教导和照顾,我真不知怎么感谢你才好。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谢谢了,师姑。”他向华师姑深深地鞠了一躬。

琼执意要再送陈绍宽一程。姑娘默默地走在陈绍宽身边,她知道命运注定了自己与这位中国少年的爱是不会有结果的。上帝不会成全他们。这一别,从此天各一方,很难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你会记得我吗?”琼悲哀地问道。

“会的。怎么会忘记呢?”陈绍宽答道。

“那你给我写信好吗?”琼哀哀地说。

沉默。这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将来的事谁也无法预料,怎么能随便承诺呢?

“你不愿意?那,我能……吻你一下吗?”姑娘哽咽着,抬起泪眼婆娑的脸,期待地望着心中的少年,没有任何的羞怯。

陈绍宽满面通红,像喝醉了酒,心怦怦直跳,姑娘的大胆让他震惊。虽说中国风气已渐开化,可当街接吻仍鲜为人见。琼勇敢地在陈绍宽的脸上印下柔情滚烫的热吻,然后捂着脸笑着跑回去。

陈绍宽呆呆地站在街树下,望着琼逐渐消失了的身影,心里忽然涌上一股甜蜜的柔情。琼,谢谢你。再见了。再见了,格致。再见了,华师姑。再见了,琼。陈绍宽在心里反复地念叨着。

三 海校苦舟

一九〇五年夏,陈绍宽告别故乡,辞别母亲,搭乘从福州北上的“通济”号练习舰,跟随族人陈元海到南京去报考江南水师学堂。

那天从格致书院提着行李卷儿从南门出城,经白湖亭后坂村直往胪雷的家,他一路走一路担心母亲会骂他不长进,没出息,心里七上八下地跳着。磨磨蹭蹭挨到家,已是掌灯时分。母亲见儿子突然回来,惊愕之余,并没有追问儿子为什么,她满心欢喜地忙着去菜园摘豆角和青菜,洗好豆菜,她又拿出平时舍不得吃的红糟肉、滷蛋,切了两盘,放在锅里蒸上。一会儿,饭菜都好了。香喷喷的白米饭,青嫩嫩的豆角和疏菜,红艳艳的糟肉,酱紫色的滷蛋,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令人垂涎欲滴。可是陈绍宽缺少味口,吃得很慢。母亲疑惑地看着他,问:“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呀?”伸手摸摸他的额头,“没有热。大概是走路累的吧,吃了去洗个汤,早点睡觉呵。”母亲关切地嘱咐他。

母亲的关心让陈绍宽心里难受。终于,他还是嗫嗫嚅嚅地把退学投军的事向母亲说了。他担心母亲受不了这份失望,刮起责备的风雨,说完了,低着头,规规矩矩地坐着。

谁知母亲并没有责备他的意思,她只是静默着,坐了好久,最后,摸摸儿子有点凌乱的头发,温和地说:“不念书也好,番仔的饭也不是好吃的。不过,当海军苦呀,你自家看看,吃不吃得消?”

陈绍宽感激地看着母亲,说:“依奶(福州人把母亲叫作依奶),我吃得消,你别替我担心,爹不也是这么过来的么?乡里人还很多,会照应的。”

母亲点点头,说:“你长大了,你自家拿主意,我老了,照顾不了你们了。你去了,叫你爹早点回家,当了这么多年兵,也没想回来,哎,你们父子哟。”说着,眼眶不觉红了。

陈绍宽心里也在流泪。这几年母亲显得老多了,父亲不在家,弟弟绍煊又小他九岁,一切家务事都要母亲操持,里里外外够辛苦的。收成不好,虽然父亲不时会寄点钱回来,但母亲仍然整天愁吃愁穿的。自家若在格致,还可在放假时帮母亲割割稻子,切切番薯丝,干点杂活,减轻母亲的重担。现在自家一走,山高水远的,一点忙也帮不上,真真是苦了她老人家了。他安慰母亲说:“依奶,我一定叫爹早点回来。拿到薪水我会寄给你,你千万要多多保重身体,不要太劳累了。为儿不孝,不能侍奉你老人家,请你莫怪。”说着,母子抱头大哭。

经过几天的跋涉,陈绍宽到了南京。他顾不得旅途劳顿,就到下关父亲的驻舰上去。当时他父亲跟叔叔陈兆汉一起在萨镇冰驻舰“海圻”上服役。兆雄突然见到儿子出现在眼前,吃了一惊,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忙问绍宽为什么到这里来?陈绍宽把事情经过略讲一遍,最后说到要投考江南水师学堂插班生的事,请父亲答应并帮助设法。陈兆雄见儿子从军之志十分坚决,就找来弟弟陈兆汉商量。

陈兆汉是时任总理南北洋水师的萨镇冰女婿。说到他当萨的女婿,还有一段趣闻。萨镇冰只有一儿一女,女儿名淑端。有一天午后,萨镇冰在旗舰上小睡,管旗兵陈兆汉见他正在睡觉,不敢惊醒他,便把椅子上的毡毯轻轻地盖在他身上,以防他着凉。萨镇冰睡醒后,发觉身上盖着毯子,就问:“这是什么人做的?”值班的勤务兵告诉萨镇冰:“是陈兆汉。”萨镇冰就令人把陈兆汉叫来,他对陈兆汉说:“你的心地很好,我把女儿嫁给你吧。”陈兆汉突闻此言,大惊之下不敢接受。萨镇冰对陈兆汉说:“你不必有什么顾虑,我们都是福州人,也不要讲什么门当户对。我拣女婿主要是看人品,其他的不是主要的。”陈兆汉知道萨镇冰不是在和开开玩笑,只得任萨安排。萨镇冰就给了陈兆汉一应费用,荐他到上海圣约翰学校读书,又荐他到上海江海关投考,毕业后,萨镇冰不顾女儿对这门不当户不对婚事的怨怼,命女儿和陈兆汉完婚。

陈兆汉见哥哥与他商量侄儿投考海校的事,就出主意说:“哥,侄儿既然决意投军,你就去找我岳父探探口风再说。他老人家对宽儿可是从小喜欢,时常念叨宽儿聪明过人,是个将才。只要他老人家肯帮



陈绍宽

忙,此事就不难解决。”

原来,当时总理南北洋水师兼广东水师提督叶祖珪因劳累中暑又染伤寒,病歿于上海军中,清廷就以统领北洋水师兼带“海圻”军舰的萨镇冰继叶祖珪之职,总理南北洋水师,并兼江南水师学堂督办。陈兆雄虽然知道萨镇冰十分喜欢陈绍宽,但这种“走后门”的事情萨镇冰未必肯允。因为他知道萨镇冰是个不循私情,不谋私利的人。萨镇冰在担任北洋水师统领时,官兵服装由统制部直接向上海元森号军服店定制,其子萨福均当时在上海圣约翰学校肄业,寄居在元森号店楼上。该店裁制了一套优质呢料的衣服送给他。萨镇冰知道后,特地将衣服款寄还给该店,并嘱儿子搬离元森号店,同时下令经管军服人员不许再在该店定制军服。萨镇冰当大官,但却从来没有推荐过一个亲戚,亲友远道而来,他一定酌给盘川,或给他们做买卖的本钱,劝他们回去。他总是说:“你们没有受过海上训练,不能占用海军人员的位置。”因此,陈兆雄对萨镇冰肯不肯帮忙心中无数。可儿子千里迢迢来了,不去帮说一下又于心不忍。于是,陈兆雄硬着头皮去叩见萨镇冰。

不料,萨镇冰一听陈绍宽来到舰上,并想投身海军,欣喜异常,平时常板着的脸顿时有了笑意,两眼放光,迫不及待地连声吩咐:“伊黎呀,你快去把他带到我这儿来。兆汉,你叫厨房备一桌家乡菜,小孩子这么远跑来,不可怠慢了。”

陈绍宽随父亲到了萨镇冰舰上的房间里,见到萨倒头便拜:“外公!”——他按叔叔的孩子一样称萨镇冰为“外公”。

一声甜甜的“外公”把萨镇冰的毛孔都叫得可以插蜡烛。萨镇冰笑呵呵地连说:“起来,起来,数年不见,都长成大人了。”他伸手把陈绍宽从地上扶起来,吩咐在自己身边坐下,细细地打量着。

几年前,萨镇冰率“海圻”舰回马尾,陈绍宽曾随回乡探亲的父亲上舰去见过萨镇冰。当时萨镇冰问陈绍宽在私塾读过什么书,将来想干什么,并考了他一些四书五经上的问题。陈绍宽应答如流,从容自信,且对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还摸着舰上的大炮随口说出“将来想当海军”。萨镇冰十分高兴,嘱咐陈绍宽要多读些“国学”,将来再去考读水师学堂。

陈绍宽小心地坐在萨镇冰旁边。萨镇冰亲切地说:“你郎爸已把事情对我说了,这是好事嘛,我们的海军还很落后,船小,薪俸也少,当兵很辛苦的,这问你郎爸和叔叔就晓得了。你如果真有决心当海军的话,我把你推荐给蒋超英,他一定会收下你的。如果你还没下决心,那就在这里多住几天,跟你郎爸和叔叔说说话,等有便船了再搭回福州。”萨镇冰对这个和自家差三十岁的“忘年交”真是看重得很,和陈绍宽说话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气,这对长期位高权重的萨镇冰来说是很少有的,恐怕连他儿子福均也少见。他儿子福均从美国波都大学学成归来,萨镇冰特办宴请客,酒至半酣,萨捧着酒杯对儿子说:“此后父子析居,各自为政,此筵即饯汝,祝你自立。”席散,父子洒泪而别。

陈绍宽赶紧又跪下来,着急地说:“外公,我是真下了决心才来的,千里迢迢为的就是找你老人家指点前程。格致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回去的了,江南水师学堂既然分开招考,我想我还是应考为好。外公的一片好意我心领了。”陈绍宽对这位“外公”是从心底里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他要萨镇冰指点前程的话是真心的。

萨镇冰下座把陈绍宽扶起来,感慨说:“难得你小小年纪,竟有如此志气,老夫一定助你一臂之力。我马上写封八笺(介绍信),你带给蒋总办,他一定会照办的。”说着马上令人铺纸研墨,挥毫写了一封八笺,递给陈绍宽,要他仔细带着。

陈绍宽拜谢了萨镇冰,将八笺收下,仔细折好,放在内衣口袋里。

这时,陈兆汉来报告萨镇冰说,饭菜已经准备妥当。萨镇冰就用开玩笑的口吻对陈绍宽父子及陈兆汉说:“走,为我们将来的海军统帅接风去!”谁也没料到,这句玩笑话却真地于日后得到应验,二十多年后,陈绍宽被任命为民国政府海军部部长,海军总司令,成为中国海军的统帅,当然这是后话。

陈绍宽考进江南水师学堂后,进入航海生班学习。江南水师学堂是清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曾国荃倡建的。一八八六年,曾国荃奏准朝廷,整建吴淞、江阴、镇江、南京、宁波、镇江各炮台,并向在上海的德国“泰来”洋行订购配有操雷头的鱼雷二十具,操演用的小艇两艘,在南京通济门外的火药局内设立鱼雷学堂,兼建鱼雷厂。考选学生二十名,艺徒十人,分别派入堂厂受训。在通济门外的大城河操演鱼雷时,在小艇左右舷各挂可升降的鱼雷发射管一具。一八九〇年,曾国荃已建立了小有规模的南洋海军舰队,由于缺乏驾驶、管轮人才,又以鱼雷学堂规模太小为由,复奏准设立江南水师学堂。同年五月,在南京仪凤门内花家桥开始建筑堂舍。堂舍按衙署形式建筑,坐北朝南,除在东南角建有一座小洋楼供洋教

习居住外,其余均系平房。设有讲堂、办公室、宿舍以及生匠住房三百六十余间,并建有鱼雷厂、机器厂、翻砂厂、雨盖操场、打靶场等,占地约二十亩,购地及建造共花费银子五万零四百余两。八月完工,九月正式开办,以道员桂庆嵩为总办,蒋超英为总教习兼提调。每年经费总计为二万七千六百两银,活支费八千两,两名专教第一班学生的洋教习的薪水六千两,员生伙食津贴一千二百两。学生定额一百二十名,分为驾驶、管轮两科,各六十名,均为三班制,修业年限均为七年。学生年龄为十五至二十岁。新生入学后,先在格外班进修中、西文。三个月后进行甄别,及格者即为第三班正额学生,以后递升第二班、第一班。学生每星期学习汉文及训练陆操两天,学习普通及专门学科四天,课程均用英文教授。教学采用一师制,即每班除汉文外,所有课程均专由一位教习担任教学。星期天放假,寒暑假各一个月,学生可以回家探亲访友。江南水师学堂创办时,鱼雷学堂停办,鱼雷厂的鱼雷及机器移交江南水师学堂,学生也转入江南水师学堂附学。后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刘坤一在草鞋峡江面校阅鱼雷打靶时,见鱼雷艇颇有威力,是水中利器,就从德国购来“辰”、“宿”、“列”、“张”四艘单雷筒鱼雷艇,并配有黑头磷铜三十五生鱼雷若干具,用以作操练之用。

入学这一天,学堂举行隆重开学典礼。仪式由总办蒋超英主持,礼堂中央摆放着孔子牌位,教习和学生排成序列,先向孔夫子牌位行三跪九叩之礼,接着,蒋超英讲话。他对新生表示热烈欢迎,勉励大家努力学习,为南洋水师和清廷效力。蒋超英曾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因兵船沉没被清廷革职留用,因此对这段惨痛的历史有着非常人所有的深刻感悟。他无比沉痛地说:“自甲申到甲午,十年间,我海军两败于夷,至今未振,而国境群雄环伺,必欲嚙此弱肉而甘,子等宁为亡国奴哉?”蒋超英的话深深打动了包括陈绍宽在内的所有新生,他们纷纷表示,一定努力刻苦地学习,将来为国效力,振兴国运。

南京对陈绍宽来说是陌生的,所有的一切于他都是新鲜而又新奇的。南京是六朝古都,虽处清末衰败之时,但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依然笙歌弦乐,纸醉金迷,该乐的仍乐,该唱的仍唱,该醉的仍醉,市面上繁华依旧不减当年。陈绍宽趁着还未开学,有点时间就去逛南京城,玄武湖的波光山色,明孝陵的古韵幽情,灵谷寺的梵音佛唱,秦淮河的桨灯船影,都在他心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可他去得最多的地方却是南京扬子江码头。他常坐在下关码头的石头上,看着江面上那千帆云集,万槁游动,对停在江上的那几艘中国军舰和鱼雷学堂那几艘甲壳虫似的小小鱼雷艇百看不厌。可看着看着,他心中却时时涌现出深深的忧患和感慨,对萨镇冰说的“我们的海军还很落后”和蒋超英“我海军至今未振”的感慨有了更深的认识。你看,外国的军舰可以随意停泊在我们的内河,这些外国军舰高达几层楼,我们的军舰和他们相比,简直就像一堆玩具。可我们也曾有过七千多吨的大军舰呀,可惜都在甲午战中被毁了!他感到了悲哀和愤懑,不明白这是什么原因。我们有几万万同胞,有比法国英国德国大得多的疆域,可是我们却没有强大的海军去守卫蓝色的国土而任人宰割!他暗暗下定决心,如果有朝一日发达了,掌权了,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让我中华永不受强虏践踏!

开学了,陈绍宽争分夺秒抓紧时间努力学习。每天,天刚蒙蒙亮,起床号音一响,他就从床上一跃而起,迅速穿上军装跑向操场,站队、集合、出操,和同学们一起练习爬桅杆、翻单杠、荡秋千、打靶标。夜间,还要轮流值勤,打梆巡逻,到了九点半钟,熄灯时间一到,悠扬的号音响起来,学生们就站在门口,接受学堂监督挨个巡查,稍有逾规便会受到训斥。总办蒋超英对这些学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希望学生们能学业有成,将来为振兴疲弱的中华海军作出贡献。因此,他对学生管教十分严格,规定学生无故不得旷课,即使是节假日外出,也要事先请假。他认为,这是海军学堂,培养海军军官的学校,如果学生们目无纪律,甚或因此荒废了学业,“如何对得起左、沈诸公在天之灵?”将来又如何去带领海军保家卫国?他动情地勉励学生们说:“而今国家衰微,国库空虚,养一兵皆颇不易,诸位既已决心投军,当戮力学业,尽快掌握海军技能,为国分忧耳!”

陈绍宽对这位总办怀着深深的敬意,倒不是萨镇冰对他的推荐使他产生好感,而是这位身不满六尺的总办身上那股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得到的忧国忧民、为国分忧的精神让他感动和敬佩。要知道,晚清官场的腐化堕落是令人发指的,上自慈禧太后,下至各级官员,大多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只闻莺歌燕舞、火树银花,不知人间疾苦、国家危亡。而陈绍宽是福州人,海军官兵中福州人占了很大部分,两次海战中死伤的福州人不知凡几?因此对海军的弱小和战败从小就有着深切的感受。也常常思索着这是为什么?

是我们的军人素质差吗?不全是。作为在战争中发挥主力作用的海军素质并不差。如马江海战中,虽然有像张成那样贪生怕死的将领,但更多的是像“福星”舰管带陈英、“福胜”舰管带叶琛、“振威”

舰管带许寿山等将领那样，冒死苦战，英勇杀敌，直至与座舰同存亡，血洒疆场，为国捐躯的死士。黄海海战，我海军管带一级的将领如刘步蟾、林泰曾、林永升、邓世昌、方伯谦等都是马尾船政学堂毕业而且还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留学过，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他们都在黄海大战中浴血奋战，威震敌胆：刘步蟾座舰中弹三百多发，仍沉着指挥与敌死战五六小时，重创敌舰六艘：“经远”舰管带林永升遭敌四舰围攻，中弹甚多，仍毫无惧色，指挥官兵发炮攻敌，直至阵亡：“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亲驾战舰奋勇战斗，舰受重伤，仍开足马力冲向敌“吉野”舰，欲与其同归于尽，不幸中敌鱼雷与舰同亡。

是当时中国的国力和海军实力不如敌人吗？也不全是。当时的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达七八千万两银，马尾造船厂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汉阳铁厂也是亚洲最大的钢铁厂，而清帝国的海军在当时位居世界第八位，在海军总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上远远超过排在第十六位的日本，“镇远”、“定远”两舰更是排水量达七千吨、甲板厚三十厘米、大炮口径三十厘米的铁甲巨舰，被誉为“海上堡垒”。在黄海大战中，我方还有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两大水师没有参战。

可为什么还是战败了呢？

答案只能是：政治的腐败无能，官员的腐化堕落及主官的贪生怕死。

在陈绍宽儿时，就听说过坊间流传的有关马江海战的许多传说。当时，孤拔率领的法国舰队十艘军舰乘中法议和之机，违反国际法关于军舰停泊外国港口不得二艘、时间不得超过两周的规定，驶进马尾罗星塔锚地，紧靠中国舰队停泊达四十天之久。福建当局秉承李鸿章的对外要“委曲求全”、“妥协退让”的主张，对法舰之举不仅不敢过问，而且还曲意逢迎，以免“启衅”。营务处管带张成拒绝了各舰管带“将舰分散，使首尾相接，一旦有事可互相救应”的建议，而钦差大臣张佩纶竟将这个建议认定为是胆怯的表现不予理睬。林培基等三百多乡民屡向闽浙总督何璟和张佩纶上书，呼请招乡民、训民兵、加强防御，却遭到怒斥；就连堵塞航道、限敌进出的好建议也被拒绝。何璟还严令水师“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亦斩”；张佩纶下令各舰必须留在原泊位，不得先放第一炮；船政大臣何如璋也不准水师请战，拒发弹药。不仅如此，在孤拔按法国政府进攻命令向我方递送战书并把开战时间通知我方时，何如璋竟然秘而不发，对福建海军封锁消息，也不作任何应战准备。如此，福建水师只能束手待毙，其战败是必然的了。而张佩纶等更在战时贪生怕死，逃之夭夭。同样地，甲午战前，日本人进行了二十多年的准备，扩充海军和陆军，用国家支出的百分十二点三七作为军费，大力采购速射炮和航速较快的军舰，日本天皇甚至于为了在战争中战胜中国，带头节缩内廷费用，并要求全体官吏拿出十分之一的俸禄作为造舰费用。反观清廷，慈禧太后却将一千六百三十多万两海军专费拿去修缮所谓的“三海”工程和颐和园工程，以庆祝她的六十岁“万寿大典”，以致北洋舰队从一八八八年成军到甲午海战时，六年间未添一舰一炮！从而敌我优势逆转，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而黄海大战时，在日敌旗舰“松岛”号和“吉野”号等四舰受到重创首先退出战斗后，李鸿章竟采取了“避战保船”的方针，北洋水师退驻威海卫，不准出海作战，结果和中法马江海战中的福建水师一样，坐以待毙，日军抄后路攻陷大连、旅顺，李鸿章花十几年时间、上千万两银子设立的三十多座炮台、一百多门德国新式克虏伯大炮以及大批弹药物资都落入日军之手。日军还从山东半岛登陆，抄了卫海卫后路，封锁了威海卫港口，使北洋舰队腹背受敌，陷入绝境，最后全军覆灭，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丢了朝鲜宗主地，赔偿日本白银二亿两，割让了台湾及澎湖列岛，造成中国近代的落后和被动挨打局面。

这些沉痛的教训让陈绍宽感到无比痛心。但陈绍宽从蒋超英身上看到了中国海军的希望，同时，也觉得作为中国海军学堂的学生，肩上也有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就是要振兴中国海军，兴旺国家，阻止帝国主义侵略。

因此，他对知识如饥似渴，整天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他不和那些来学堂混日子混文凭的学生一般，一有空就在宿舍打麻将，侃大山，甚或睡大觉，有钱的在假日里雇辆洋包车到处寻乐，一般的也用每月一两的津贴到夫子庙、鼓楼、钟山等处喝茶吃点心听大戏，过着悠然自得的日子。陈绍宽往往是一个人在宿舍里，用心复习功课，偶尔也会和一二好友到城内的书店看看书法碑帖，见有好书买上一二本，带回学堂看。因此，他的专业知识基本功扎实，知识面广。他的英语在格致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学堂里听外国教习授课并不觉得困难，只是感到时间不够用，似乎一天还没做什么事哩一晃就过去了。插班生功课本就差了一大截，要想把前面没学的补上，就非得充分利用时间不可。可学堂规定，晚自习只能到九点半，到点就得熄灯，学堂的规定人人都得遵照执行，这是个很大的矛盾。陈绍宽想，照此下去，不是办法，得想个法子将前面的功课补上。于是他就大着胆子去找蒋超英，因为他相信蒋超英是个通情达理的

人。他对蒋超英说明了来意,请求蒋超英允许他每月多交六角灯火费,以允许他每夜自学到十一点半。蒋超英对陈绍宽颇为看重,知道在这群学生中,像陈绍宽这样有志气和远大抱负的并不多,见陈绍宽主动要求将自习时间延长,很是欣慰,当然是立即答应。只是嘱陈绍宽不要影响别的同学的休息,同时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不要累着了。

陈绍宽得了蒋超英的允许,每晚就在同学们走后,在教室里拧亮油灯,专心致志地复习功课。南京的夏天热得像火炉,蚊子又多,一群一群像轰炸机一般,嗡嗡地乱飞乱叮乱咬,特别是夜深人静时,教室里又只有他一个人,那些蚊子没有了别的袭击目标,都把陈绍宽当作美餐对象,他的手上脚上常被蚊子叮得一疙瘩一疙瘩地红肿,又痒痒得难受,常用手抓得出血水。为了躲避蚊子猖狂的袭击,他想出一个办法,就是晚自习前,先把身子清洗干净,让蚊子闻不到“香味”,再穿上鞋袜和厚厚的长衫长裤,打一盆水,放在脚边,这样虽然减轻了蚊子对自家的叮咬,但行动不便,常常下了自习,全身汗流浹背,脚也麻木不仁,而且身上还生了痱子,更增一层难受。于是,他就到山上采来蒿草,用草叶子绑成一个个小草捆,放在太阳底下晒干,捆起来放在床底下,晚自习时带上一根,蚊子猖獗时点上,用以驱蚊,蚊子被蒿草烟味一薰,都逃之夭夭。南京的冬天又比福州冷许多,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呼呼器叫的北风从窗外钻进来,教室里没了人气,有如冰窖,冻得陈绍宽手脚发麻发疼。他有时也很羡慕那些“潇洒”的同学,他们躺在温暖的被窝里,或呼呼酣睡,或侃着大山,自家这么一人在教室里为了理想苦读,真苦哪。但他无怨无悔,他知道,知识就是力量,没有知识,一切的抱负都是空的。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书本上,用心复习功课,学习从图书馆里借来的各种海军书籍,反复研究海军操演、鱼雷射击、舰船驾驶、海上攻击和防御,渐渐地忘记了冷和饿。因此,陈绍宽每次季考,都是名列前茅,深得蒋超英器重和同学们的赞赏。

有一天,在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会议后,蒋超英找陈绍宽谈话,无意中提起萨镇冰曾和他打过招呼,要他对陈绍宽“多加雕琢,使成大器”。还问:“萨提督是你什么人?”陈绍宽如实禀告,并从口袋里掏出萨镇冰写给蒋超英的“八笺”,请求蒋超英不要因为自家和萨镇冰的特殊关系而特殊对待。蒋超英感慨万分,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青年才俊哪,和当今的海军大员、自家的顶头上司有如此关系,却毫不设法利用,而是凭着真本事投考,入学这么长时间也不透露一点,更不凭着这关系谋取照顾搞特殊;反观那些自负有这关系那关系的学生,托这个托那个,想尽各种办法钻进来,进了学堂又不好好用功,真是天壤之别。蒋超英由此对陈绍宽更加器重,对他更是勤加督促,同时激励有加,希望陈绍宽能早成大器,为中国海军的复兴和国家的强盛担当重任。陈绍宽没有辜负蒋超英的期望,在日后漫长的海军生涯中,果真做出了令人瞩目的成就。